

風流英雄

笑破天
著



风 流 英 雄

笑 破 天 著
(第二集)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四年·石家庄

(冀) 新登字 003 号

责任编辑：刘英民

风流英雄

笑破天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）

河北省三河市马起乏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21 印张 44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

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500 定价：15.80 元

ISBN7—80611—099—2/I·980 （全三册）

内容简介

威震江湖的天下第一棍甘庆棠之孙甘国宝，在父辈娇惯下，养成放荡不轨的恶习，被“逐出甘家”之后，甘国宝奇遇陈素月、昔昔、玉娟等美貌如玉的红粉知己。

为了冲涮天南一棍龙啸天对甘家的重辱，甘国宝立志痛改前非，重振甘家事业，同时，展开了与情敌——那雨春的较量。在拈花玉手常胜君和红粉知己的配合下，战胜了对手，为甘家争回了至尊，赢得了武林的敬仰，并得到了众红粉佳人的青睐。

本书是一部上乘之佳作，情节曲折，惊险。书中融武侠、情爱为一体，读后将使你回味无穷，拍案叫绝。

十四

甘国宝实在后悔，后悔他不该打这么多，应该打个三两五两，慢慢儿吊着打、养着打，如果这个臭小子再一派司打烊，岂不是鸡飞蛋打——满完？

蓦地——

甘国宝眼睛一亮，眼睛里闪过一抹惊喜之色。

只见——

那个年轻阔少嘴角儿轻轻往上一撇，不屑的缓缓瞥了甘国宝一眼，接着食中二指轻轻夹起两张十两银票，傲慢的丢进堂子里。

“好！你跟了是吧？王八蛋！我要不杀得你片甲不回，我就不叫甘国宝，真是他娘的运气来了墙都挡不住，我说嘛，我总不能老霉下去呀！”

甘国宝下巴差一点儿没笑歪了，心里一边儿叨念，一边儿迫不及待的大声说道：“快——快发牌！”

“慢着！”

那个年轻阔少边说，边瞟了甘国宝台面上的钱一眼，接着把自己的筹码银票往外一推，瞅着着他冷冷说道：“照你的——梭哈！”

甘国宝差一点儿没跳起来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是事实摆在眼着，又由不得他不信。

也许——

财神爷对他甘国宝特别的照顾，否则，这个臭小子怎么会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头上拍苍蝇，拿小八一对，碰往人家顶头A上碰呢？

如果——

这个臭小子不是二百五，那他准是个大白痴。

一时——

甘国宝惊喜交加，怔在那儿半天没吭声儿。

大伙儿亦在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都认为甘国宝已经是赢定了，不知道他还怔在那儿想什么？

片刻——

就听那个年轻阔少一声冷哼，接着说道：“阁下如果不跟——那就算我……”

甘国宝这才回过神来，火烧屁股似的把前面筹码银票全部推了出去，欣喜若狂的说道：“发牌！”

牌发出来。

四周空气就象突然凝结了似的，令人有种窒息的感觉，压得人透不过气儿来。

只见——

甘国宝的手在微微发抖，脸色由兴奋变得紧张，由紧张变得失望，由失望变得苍白，一声长叹，垂首不语。

原来——

甘国宝的第三张牌是张 K，第四张牌是张十，第五张牌是张 Q，一张也没买进，还是顶头 A 一对。

现在——

甘国宝就象冷水浇头似的，从头凉到底儿了，他恨这一对顶头 A，如果不是这一对顶头，或许他还不会孤注一掷，可以多支持一阵子，现在，他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这个臭小子也跟他一样——没有买

然而——

甘国宝的梦想，很快就落空了。

就听——

那个年轻阔少冷冷说道：“三条 A 拿钱！”

不用说，这臭小子准是八三条。

甘国宝虽然已经绝望了，但仍忍不住向那个年轻阔少的牌望去，只见他的第三张九，第五张牌才到八，他的底牌仍印在那儿没翻开。

甘国宝脸上疑云一片，暗暗忖道：“他奶奶的！难道他的底真是八……”

思忖之间。

只见——

那个年轻阔少右手一伸，已将那叩着的底牌掀开，不错，果然是张小八儿。

甘国宝二话不说，起身掉头就走。

接着——

那个年轻阔少奚落不屑，冷嘲热讽的狂笑声，以及大伙儿的议论声，已在甘国宝的身后响起。

这笑声、议论声，就象千百利刃，把甘国宝的人格、尊严剥得四分五裂，随风而去。他想哭，但已无泪。

人穷志不短，好汉无钱也枉然。

甘国宝业已一无所有，他的肠胃在咕噜噜的响，他这才想起自己只顾了赌钱睡觉，已经一天未进饮食。

不错，甘国宝是可以到鸿运赌坊附设的餐馆去大吃大喝一顿，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，尽管没有人问，也没有人不准他吃，因为他是这儿的常客。

开赌场的就是靠人捧场助威，才能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，当然不会小气得连顿饭也跟客人去计较。

可是——

甘国宝自己心理上在做怪，认为自己输脱了底，不再继续赌了，自然没有理由再去白吃白喝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。

甘国宝低着头，缩着脖子，狼狈的夹着尾巴匆匆往外跑，十手所指，十目所视，仿佛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，都在奚落讽刺他。

其实——

谁也没嘲笑他，谁也没有奚落讽刺他，甚至于看都没有看他一眼。

因为——

输脱了底拍拍屁股走人，在赌场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，谁也不会介意，谁也不会笑谁，再说，大伙儿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三六九条、二五八万和么二三、四五六，以及通花大顺上面，输了算你倒楣，赢了算你走运，谁也没工夫儿，跟你扯蛋。

蓦地——

“啪”的一声轻响。

只见——

甘国宝猛的一怔，将匆忙的脚步停了下来。

原来——

有人在他肩膀上轻拍了一下儿，手仍搭在甘国宝的左肩上。

甘国宝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的气，正准备发作，泼口大骂，突然嘴角儿轻一掀动，把到了嘴边儿的话，又给硬噎了回去。

因为——

他的眼睛余光发现搭在他左肩上的这双手，非但洁白如玉，柔美无骨，而且手指修长，宛若女子。

甘国宝正在奇怪，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是认错了人？抑或是另有目的？

甘国宝正在思忖之际。

就听——

身后业已响起一阵苍劲豪迈的朗笑声。

接着——

蓝光一闪。

一个银髯皓首，白眉垂目，脸色红润，肌肤洁白细腻宛若婴儿的古稀蓝衫老者，业已含笑站在他的面前。

甘国宝觉得这个蓝衫古稀老人仙风道骨，相貌奇古，慕儒之情，油然而生，仿佛在哪儿见过，可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。

他忙一躬身倒地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甘国宝见过老人家，老人家唤住在下，但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蓝衫古稀老者答非所问的哈哈笑道：“小兄弟又输了？”

从他的问话里，可以想见这位蓝衫古稀老人也一定常常来鸿运赌坊，而且也一定很注意甘国宝这小子，否则，他对甘国宝怎么会如此清楚呢？

“嗯！”

甘国宝心里颇为奇怪，下意识的点头嗯了一声儿，脸上疑云一片，不解的瞅着他说道：“老人家认识我，恕在下眼拙，想不起在那儿见过，请问老人家如何称呼……”

蓝衫古稀老人笑了笑，仍答非所问的说道：“看样子小兄弟也还没吃晚饭，怎么样——有没有兴趣陪老朽痛饮三杯？”

如果——

换了平常，甘国宝老早就说好点头儿了，现在，他荷包儿不健康，连自己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呢，当然更没有力量请客。

只见，他脸上一红，难为情的说道：“在下有事儿……改天再……”

蓝衫古稀老人似乎已经知道甘国宝业已身无分文，也了解他此刻的心情和想法，哈哈笑道：“小兄弟，四海之内皆朋友，今天就由老朽做东，走走走，你我今夜是不醉不归。”

小套间儿内。

烛影摇红。

酒——

能使人含悲怀忧，颓废丧志。

多少人醉生梦死，沉迷其中，浑浑噩噩，了却一生。

酒——

能激发人的潜能，思路畅通。

古往今往，多少文人雅士，在酒后留下了千古文章。

酒——

能使人意气风发，勇往直前。

多少英雄豪杰，抛头颅，洒热血立百世奇功。

也有人说：“酒是穿肠毒药，有损健康。”

冷酒伤肝。

热酒伤肺。

但瘾君子一定会大声疾呼：

不喝伤“心”。

不管怎么说——

酒已有数千年历史，存在就是价值。

酒——

能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，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。

这时——

酒过三巡。

菜过五味。

蓝衫古稀老人和甘国宝这一老一少，已被酒精激起万丈豪情，就象多年老友似的举杯畅饮，把酒言欢。

一个是久历风尘，见多识广。

一个精灵古怪，妙语如珠。

小套间儿内，不时传出这一老一少的欢笑声。

哈！这酒的妙用可真大。

“来——干杯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仰首干尽杯中酒，瞅着甘国宝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跟那雨春有过节事儿吗？”

“那雨春？”

甘国宝微微一怔，不解的继续说道：“那雨春是谁啊？”

蓝衫古稀老人脸上疑云一片，喃喃说道：“就是跟你一起打梭哈的那个年轻阔少啊——怎么——你不认识他？”

“噢，您是说他啊？”

甘国宝摇了摇头，继续说道：“不认识……”

哼！如果甘国宝知道那雨春在背后所做的一切，恐怕非找他拼命不可。

蓝衫古稀老人略一思忖，不解的喃喃自语道：“原来你不认识他，这……就怪了……”

甘国宝仔细一想，才发觉这个蓝衫古稀老人话中有话，再把蛛丝马迹略一印证，始恍然大悟，原来那雨春是冲着他来的。

可是——

甘国宝却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和那雨春非但无怨仇，而且是素昧平生，了无瓜葛，他没有理由找自己的麻烦，让他丢人现眼，走投无路。

其实——

甘国宝又哪里知道，那雨春为了要得到陈素月，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他重金礼聘天南一棍龙啸天前来永安，其目的就是想假他人之手，将甘国宝除去。

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弄巧成拙，非但使甘国宝一夜之间，名动永安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英雄，反而促使天南一棍龙啸天和甘国宝结为忘年之交。

同时——

经过这一次患难与共之后，甘国宝和陈素月这一对未婚妻更为了解，更为相爱，山盟海誓，至死不渝。

当然——

那雨春不会就此罢手，当他知道甘国宝即将前来福州的消息之后，即在暗中布置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也要逼使甘国宝离开福建，远走他乡，自己好乘虚而入，再对陈素月下手。

经过多方打听，那雨春知道甘国宝天生有股子宁折不弯的牛劲儿，而且好赌成性，挥金如土，身上带的钱又不多，只要能把 he 吃干抹尽赢光，他自然无法再在福州立足，当然也就更没有脸面再回永安。

所以——

不管甘国宝到哪儿，只要去赌，那雨春准阴魂不散似的在那儿等他。

然而——

甘国宝却不知道这其中还有许多的牵连，只当是那雨春动手脚、耍老千，自以为是的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莫非那雨春在动手脚、耍老千？如若果真如此，那是他看错了人，找错了对象，说老实话，在下并不是什么有钱人……”

“动手脚、耍老千，他还不敢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见甘国宝误会了他的意思，轻轻一笑，继续向他解释道：“再说，他也没有这个本领……”

甘国宝目射奇光，一瞬不瞬的瞅着这个蓝衫古稀老人，良久，始试探的说道：“老人家莫非也精于此道……”

蓝衫古稀老人哈哈笑道：“小兄弟——你说哪？”

甘国宝是聪明人，反应奇快，毫不考虑的冲出口说道：“如果在下没有猜错，老人家一定是纵横赌国的顶尖儿高手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轻轻一笑，昂首干尽杯中酒，既没有承认，可是他也没有否认。

甘国宝心头狂喜，迫不及待的说道：“但不知老人家最擅长的是什么？”

蓝衫古稀老人哈哈笑道：“是赌都会，无赌不精。”

甘国宝眼珠子瞪得老大，惊讶的瞅着这个蓝衫古稀老人，半天没有吭声儿。

蓝衫古稀老人淡淡一笑，缓缓说道：“小兄弟莫非不信？”

甘国宝是有点儿不信，但却不好意思当面说破，被他问得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但不知老人家认为何者最难？”

蓝衫古稀老人毫不考虑的說道：“梭哈！”

“梭哈？！”

甘国宝微微一怔，接着说道：“老人家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些？”

蓝衫古稀老人举杯一照，和甘国宝干尽杯中酒，神色极为庄严的瞅着他说道：“赌不但是一种技术，而且也是一种艺术，精、气、神，三者合一，始能达到赌的最高境界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”

甘国宝全神贯注，洗耳恭听。

就听——

蓝衫古稀老人继续说道：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以气养意，灵台清明，神动心转，用心体会，善加琢磨，自能融会贯通，渐入佳境。”

甘国宝脸上疑云一片，不解的瞅着他说道：“老人家，什么是赌博‘艺术’？这——这我可是头一回听说……”

蓝衫古稀老人朗声说道：“所谓的‘赌博艺术’，也就是心和神，心无旁骛，全神贯注，灵台清明，慧生意动，如果你只懂赌博技巧，而不懂赌博艺术，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匠，而永远无法登堂入室，进入赌的最高境界……”

“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——三年可以出一个新科状元，十年可以出一个好戏子，而百年亦难碰到一个十全十美的赌博郎中了。”

甘国宝天纵奇才，聪明绝顶，尤其是对于一些邪门歪道的玩艺儿，更是一点即通，现在经蓝衫古稀老人这一讲解指点，立刻心领神会，忙一跃而起，躬身一拜，感激的说道：“老人家耳提面命，使在下茅塞顿开，就请受我甘国宝一拜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大马金刀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受了甘国宝这一拜，点头抚髯笑道：“老朽纵横赌国，近一甲子，可以说是目无余子，南七北六，从未遇到过对手……

“因此——

“使老朽更是眼高于顶，数十年来，就从未遇到过一个能够让我喜欢，令我满意的衣钵传人……

“没想到竟在老朽行将就木之年，碰到了小兄弟你，使我这身绝艺，得以流传后世，免于随老朽埋骨黄沙，唉！人生随缘，莫非天定？”

甘国宝欣喜若狂，拜倒下去。

蓝衫古稀老人笑在脸上，乐在心里，起身一推墙上暗门，原来里面别有天地。

只见——

小书房内，灯火通明。

红木方桌上，摆着麻将、牌九、骰子、扑克等各式各样的赌具。

蓝衫古稀老人回头对甘国宝说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甘国宝眼珠子一转，暗暗忖道：“怪不得鸿运赌坊不但敢保证自己人绝不在场里做假，也敢保证客人不在场子里做假，原来是有这么一位高人在幕后护航。

“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位老人家纵然不是鸿运赌坊的主人，也一定是和鸿运赌坊有着极深的渊源……”

片刻——

二人业已面对面坐定，蓝衫古稀老人这才话入正题，笑着

说道：“在所有赌博中，以麻将最难。”

甘国宝嘴角儿轻轻掀动了一下儿，想说什么，但没有说出口，暗自忖道：“您大概是老糊涂了，哈，刚刚还说‘梭哈’最难哪，一晃眼又变成‘麻将’最难了，真是三眼儿枪打鸟儿——没准儿。”

思忖之间。

就听——

蓝衫古稀老人继续说道：“象牌九，你只和庄家一对一赌，大牌九四张，小牌九两张，牌少容易控制，一对一赌好耍花样。骰子也是如此，最多六颗，当然也有三颗和两颗的，你很容易掷出相同的点子来。

“然而——

在你一生当中，很难拿到一副完全一样的麻将，因为麻将牌的张数越多，加上花，多达一百四十二张……”

甘国宝一想没错儿，笑首说道：“嗯！有道理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接着说道：“麻将牌不但张数多，控制难，更重要的是你一个人必须要对三个人赌，而牌九和骰子等当你手风不顺，没有把握的时候，你可以少下注，甚至于不赌，慢慢儿等，仔细看，时机一到，看准了一把砸下去，立刻反败为胜，连本儿带利都回来。可是麻将就不行了，只要你一上桌，不管牌好牌坏，你都得继续赌下去，对不对？”

甘国宝越想越有道理，忙点头说道：“嗯——不错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伸手随便抓了十四张麻将牌，笑着问甘国宝道：“你说——和了没有？”

甘国宝略一思忖，肯定的说道：“没有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点头笑道：“不错——是没和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边说，边将那十四张麻将牌翻过来，连一套副儿都没有，更别说是和了。

甘国宝被他弄得一头雾水，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，正在奇怪不解之际。

就听——

蓝衫古稀老人轻轻一笑，瞅着他说道：“如果我能说和——你可相信？”

“我不相信！”

甘国宝目不转睛盯那十四张麻将牌，斩钉截铁的說道：“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。”

蓝衫古稀老人哈哈笑道：“你先别下定论，天底下往往有很多不可能的事儿，晃眼之间，都变成可能的了，这也难怪，因为你太年轻……”

甘国宝心里虽然不大服气，但却没有反驳他。

他暗暗忖道：“简直是乱盖，哼！你以为我是白痴啊？好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和法儿？”

蓝衫古稀老人似乎已经知道甘国宝心里在想什么，淡淡一笑，缓缓的说道：“好！那你看看我前面撂的牌，下面那十四张能不能和呢？”

“不但能和，而且是一副大得不能再大的大牌，到底——有多少算多少！”

甘国宝迫不及待的把下面那十四张牌翻开一看，猛的一怔，顺手又把它撂好，原来这十四张牌是东、南、西、北风各一嵌，外带一对红中，四喜风，清么对对和，四暗嵌。

甘国宝从小就赌，别说自己没和过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牌，就连瞧也没有瞧见过，脸上疑云一片。

甘国宝纳闷儿的瞅着他说道：“就算能和，可是这十四张牌，跟您手上的那副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蓝衫古稀老人笑而不答，将自己面前十四张牌翻过来叩好，双手在两端将牌挤紧，缓缓往前一推，接着往后一喧，十四张

牌业已整整齐齐竖了起来，瞅着甘国宝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说天和——你相信不相信？”

甘国宝头摇得象货郎鼓似的说道：“我——我还是不相信。”

他当然不信，换了谁也不相信，因为他的眼睛一直盯他的双手和那十四张牌，连眨都没眨过一下儿。

蓝衫古稀老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事实胜于雄辩，那你自己瞧瞧吧！”

只见——

蓝衫古稀老人边说边将他那十四张牌推倒。

就听——

甘国宝一声惊呼，眼珠子瞪得老大，顿时愣住。

原来——

蓝衫古稀老人那副乱七八糟一套副都没有的烂牌，就在霎那之间，不便变成了天和，而且是四喜风，清么对对和，四暗嵌，到底的大满贯。

神乎其技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一阵沉寂。

良久——

甘国宝始回过神来，迫不及待的伸手将前面撂的牌翻过来一看，不用说，那十四张牌业已被蓝衫古稀老人通通换走了。

可是——

他什么时候换走的？甘国宝不知道。

他用什么方法换的？甘国宝也不知道。

怪事儿？

甘国宝不是一直瞪着眼珠子一瞬不瞬注意他的双手和他那十四张牌，可是——精灵古怪，聪明绝顶的甘国宝，硬是什么也没看出来。

甘国宝抓耳挠腮，脑袋瓜子都快炸了，可就是想不透这究